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2024 优秀文学作品颁奖典礼

岁月是自己走出来的路，起起落落，磕磕碰碰，如果现实是一只盛满愿望的杯子，一直满载前行的我们，又何曾考虑到杯子以外的乾坤与生态？

不忘初心，淡泊宁馨

第一次总是难忘。上色，在一张白纸上，缓缓缓缓，颜料开始晕染。

第一次的失恋：夜依然，长空无异，但是星星永远不再亮丽。

第一次深深感伤，只有文字是自己的天堂。

第一次散文《星语》登上文艺城堡，第一次交织神伤和文字淋漓报纸上。

飘移岁月，让我思前想后探讨着定锚之处

他站起来，望着无垠的天空，惺惺地说：“你看，那遥远的地方，就是阿公来的地方，这里是看不到的……”他的眼睛蒙上一层忧伤的云翳

我的心是你的叶 你舒展以迎接朝阳 我与食物彼此打量 对方，它们是这一天里仅有的访客

我卷着因等待属于我的光 时间自有其固有的叙述方式——平和、简淡、始终如一；离去时，不受任何人驱使；再度轮回后，也不会有多一秒的同情

南音的旋律化成片片相思，我仿佛看见阿公就站在女子的身侧，微笑地看着我，他的嘴微微启开。一连串苍苍的但充满喜悦的南音，正从那女子的

兴奋莹亮的脸膛，在二声“欢胜”的呐喊，在满满的祝福中 微微一笑，走进电梯，沾满花香的泪珠溢出眼眶



献词



蔡其生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

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办的《源》杂志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至今已迈入第十年。十年耕耘，我们见证了本地文坛的无数佳作。本年度收集的散文作品自然流畅、斐然成章，既展现了本地文化的独特趣味，也体现了华文文学创作的卓越水平，令人倍感欣慰与鼓舞！

今年恰逢《源》杂志创刊及宗乡总会成立四十年。四十年来，宗乡总会始终致力于弘扬本地华族文化，《源》杂志亦肩负相同的使命。设立文学奖项不仅是对本地创作者的肯定与激励，更有助于推动优秀作品的传播，助力本地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今年也是新加坡建国六十周年，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文化在多元融合中逐渐焕发出独特光彩。欲构建光辉灿烂的新加坡华族文化，培育创作人才、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他族文化兼收并蓄也尤为重要。我们期待更多文学爱好者投身创作，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共同书写我国华文文学新篇章。

谨此衷心祝贺所有获奖者和入围者，并感谢评委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是新的起点，期待本地文坛薪火相传，继续发光发热！

评审感言



尤今

本地知名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的六篇入围作品，宛如万花筒中折射出的斑斓光影，各有迷人处。它们以不同的视角与层次，勾勒出新加坡的多彩面貌，既有历史的厚重，也有生活的细腻，更有文化的深邃。

《家住汤申台》——作者以汤申台为背景，描绘了家庭关系的温馨、邻里相处的和谐与文化遗产的深远。文章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新加坡社会的多元文化与历史变迁，读者仿佛漫步于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深切地感受到它跃动的脉搏与起伏的呼吸。

《南音袅袅》——是一阙乡愁之歌，南音这福建的传统音乐，在文中化成了思念的符号，串联起祖孙两代的情感纽带。老一辈移民对故土的眷恋，年轻一代对文化的传承，交织成一幅跨越时空的画卷，展现了新加坡华人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与坚守。

《爱上七里香》——作者以清新柔美的文字，娓娓道出七里香诱人的芳馥。作者通过对植物的细腻描绘，抒发了她对自然的热爱与对生活的感悟。七里香不仅是花园城市的象征，更是作者心灵的寄托，读来令人如沐春风，倍感温馨。

《遇见岁月》——作者以梁文福的音乐会作为引子，将音乐与文学巧妙融合，勾勒出一幅青春的画卷。新谣，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成为新加坡华语音乐文化中不可磨灭的印记。文章以活泼生动的笔触，唤醒了读者对过往岁月的怀念与共鸣。

《狮城的四大美人树》——作者以拟人化的手法，将青龙木、雨树、风铃木和香灰莉木比作四大美人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赋予它们灵动的生命力。文章通过细致的描写与丰富的想象，展现了新加坡的自然美景与独特风貌，令人赞叹。

《何曾念此》以日记的独特形式，记录了疫情期间的14天生活。文章通过细节的描写，深入地探讨了疫情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展现了新加坡社会在危机中的坚韧与团结。主题深刻，哲理性强，发人深省。

六篇作品，记录着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犹如六个文化的标记。

评审感言



林高

本地知名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源》杂志为鼓励本土文学创作而举办“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小说、诗歌和散文各体兼备，每年都吸引了老中青各年龄层的文友参加，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今年是散文创作比赛，六篇作品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小至对一朵七里香的怜惜，大至对家国历史的关注，而且都表达了作者对生命、对日常，乃至对社会变迁的理解。就创作的优劣而论则无关题材的大小，大叙事也罢，小叙事也好，都要从写作手法以及语言技巧去评阅然后定夺；换句话说，主题是否宏大不是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七里香引发的对人生、对生命境界的思考；关于周边事物的常态与变化的思考；居家所牵引的连绵思念；听南音而牵动对祖辈所思所感的理解；观赏新加坡四大树种而产生的联想；赴梁文福作品音乐会而“遇见”过往许多日子……种种文思展开种种的人生风景，读者从中可以领略到文学触及的领域是广泛的，而各个作者投入的情感以及思考的层次也深浅不一。从评审的角度看，作品的情感态度不应一味沉溺于“失去的”以示我之所忧所患，却也不必一味喜气洋洋以表示乐观进取。如何检视、反思、面对，然后跟进，大概是应该有的态度。至于什么样的语言是好的语言？简而言之，自然是最重要的标准。什么样的自然？精炼、平实、深刻、新意，都是必须有的，若更进一步要求，就是接地气，有时代的气息，能给予读者新鲜的感觉。有一点要切切记住，扭曲作态不是创新。



李伟雄博士

新加坡社科大学研究生事务处副处长
人文与行为科学学院中文系主任

这六篇作品各具特色，展现了新加坡本土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从家庭亲情到文化遗产，从自然美景到社会反思，这些作品通过不同的视角，展现了新加坡这片土地上的人文情怀、生活百态与历史变迁。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了岁月的流转、生活的美好与人性的温暖。每篇作品都在情感表达、文化内涵和艺术手法上有着独特的尝试与突破。

《家住汤申台》以家庭生活为线索，细腻地描绘了三代人的情感纽带，展现了新加坡城市化进程中的家庭变迁，情感真挚，令人动容。《南音袅袅》通过南音这一传统文化符号，表达了对外公的深切怀念，文化底蕴深厚，情感细腻。《爱上七里香》以七里香为象征，抒发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亲近，文字清新，情感真挚。《遇见岁月》通过梁文福的音乐会，串联起对青春与文化的回忆，怀旧与感伤交织，展现了新加坡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狮城的四大美人树》以四种树木为象征，赋予它们“四大美人”的美誉，展现了新加坡的自然美景与文化底蕴，艺术手法独特。《何曾念此》以疫情为背景，探讨了人类在面对危机时的思考与感悟，思想深刻，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这些作品不仅在情感表达上真挚动人，还在文化内涵和艺术手法上展现了新加坡本土文学的独特魅力。无论是通过对家庭亲情的细腻描写，还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这些作品都展现了新加坡社会的多元面貌与文化的丰富性。希望未来的本土文学创作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多样性，并在艺术表现上不断突破，为读者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杂志简介

《源》杂志是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喉舌刊物”，创刊于1986年1月，即宗乡总会举行隆重的成立典礼时就开始出版发行。因此，《源》几乎与总会同岁。

杂志的内容以弘扬华族文化、追溯本土历史、关注社会发展、呈现风土民俗、聚焦华社活动、反映狮城百态、论述观点看法、反映人文景观为主，至今已出版了173期，堪称新加坡最重要的文化平台之一，也是本地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近年来，《源》杂志经过几次的变革：增加本土内容的比重，加上部分的英文摘要，再配以色彩协调、美观大气的版面设计，深得读者青睐。2016年，杂志又拓宽栏目，设立“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为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打造文化景观而不遗余力。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分别征集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四种体裁的原创文学作品（剧本类参赛者极少，已暂停）。评选办法是：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从本年度发表在《源》杂志上的6篇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一位优胜者。奖品是\$2000新元及奖杯。入围者获颁“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佳作”奖杯。

《源》杂志一路走来，除了历届编委、主编、编辑的共同努力之外，还得到了国民融合理事会（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文化捐献配对基金（Cultural Matching Fund）、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以及众多作者、读者以及专家学者的支持，我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追根溯源，弘扬华族文化，原本就是《源》的宗旨。《源》一定会饮水思源，再接再厉，如涓涓清流，润泽星洲，奔涌不息。

家住汤申台

作者·庄永康

一

咬紧牙关买下这栋角头排屋，是女儿刚念完幼儿园上小一的时候。从当时在红山中心的住所搭校车到新建好的名校，要整个钟头。校车颠来抖去，好长的路途啊，小女孩受不了还在车上吐呢。如是一年，决定买房子。

虽然那时楼价跌了，但从五房式组屋“提升”到有地私宅，感觉比爬上珠穆朗玛峰还难。但是太太相中了房子之后，一声令下，从此不回头。尽管房贷已供完多时，但回想起那段胼手胝足的日子，老伴每每自豪地对我说：“要不是娶了我，你永远都住那三房组屋。”——完全同意。

正如《繁花》的作者金宇澄所说，人生的选择就是一秒钟。除了娶妻之外，本人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总是粘粘糊糊的。要知买房的时候，银行借贷的利率是六巴仙！能够做那一秒钟选择的太座，难免理直气壮。

什么时候住进汤申台的？那时装修、搬迁，签这签那，乱糟糟的。我凭一份当时留下的月历，判断入伙新宅的日子是一九八七年四月。后来在母亲去世遗留下来的日记中读到，那是一九八七年的一月“康

儿搬新屋”，今以文字为准。我是打算在这里颐养天年的，这房子留下的，首先是女儿、妻子、母亲三位女性的记忆。

二

住进汤申台排屋不久，父母就卖掉他们的五房组屋迁来同住。房子距离女儿就读的学校很近，走路十分钟就到了。带孙女上学放学，是父亲当时乐意承担的任务。父亲也喜欢在园子里做“花王”，剪草修枝。割草机好像也曾换了几把。

三十年后的二〇一七年，母亲和父亲在当年的七月和八月间相继离世。当时二老已迁出汤申台自己居住，功德法事在他们的组屋楼下空间举行，而我，则因为右眼的手术须居家养伤，父母的白事由妻与四个弟妹们主持。我是后来通过录像回溯父母的遗体告别仪式，观察到父亲灵前巡礼时女儿特别伤心，眼眶含泪。相信是童稚时候这段爷爷带上学的路，触动了她的心湖。

其实，人对住所的感情，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培养起来的。就在迁进汤申台一年半后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我应英国广播公司之聘，到伦敦就职，也在中文科同事“宁买勿租”的怂恿下，在伦敦东南半

郊区认购了一间连地的公寓。我到英国去的目的，也为了大男孩的求学与音乐教育。父子在伦敦寓所住了五年，儿子当完兵后回到那里继续升学，直到一切完成，儿子也在新加坡娶媳妇之后的二〇〇六年，我们才把伦敦的房子出手卖掉。

不难想象，伦敦的供楼岁月，是蜡烛两头烧，每月付出的英镑按揭，在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常来袭击我的梦魇，醒来汗流浹背。不过，汤申台的一年半，与伦敦寓所的五年，在我的记忆中却成为一道拉锯：我会永远活在漂移中吗？哪里才是我的“家”？

三

也难怪我对汤申台的住家感到陌生，我只知道这个私宅区有着六百多住户，一头是汤申山路，另一头是三巴旺山路，但从来分不清哪头是哪头。路口的摊贩明明挨着汤申路上段，却命名为三巴旺山熟食中心。新加坡另有一个三巴旺区，在三个地铁站外。

记得一九九四年中从伦敦回新加坡到报馆履新，由于被高涨的车价吓着了，一年没买车。报馆一位善心师姐，有回开车送我回家，我自己也不认得路，车子绕了好多圈。亏得那位师姐十分有耐心。

漂移岁月，让我思前想后探讨着定锚之处。刚回新加坡的日子，梦里不知身是客，每天睡醒之后须凝视天花板十数秒钟，细察那板面的纹理，挂着怎样的灯，

才能确认自己的定居点在哪里。伦敦寓所的天花板仍沿用着古老的石棉板，新加坡则是钢筋水泥了。伦敦吊着日式纸糊灯笼，这里则用上了日光灯。

然而，汤申台的房子经过二〇一九年的装修，天花板改变了，电灯换成LED。所以，房子的装潢是一回事，但对于“家”，我须找寻新的定向。

四

地理位置，汤申台在汤申路上段，这或许并不是个令华社感到熟悉的地区，但却蕴藏着英治时期的史迹留痕。你可想想，新加坡地铁网是一九八七年启建的，到三十六年后的今天，汤申东海岸线才部分投入服务，剩余的线路仍在施工，你就晓得这是多么“乌鲁”的一个地方。

从家出发，跨过横贯的通衢马路，便是旧时遗留版本的汤申路上段，它曾经是本地著名的一条赛车道。沿着林径走，不一会便行抵贝雅士下段蓄水池，上有石碑刻着工程完竣的年份为一九一〇。贝雅士是沿袭麦里芝蓄水池而建，新加坡第二个蓄水池，分上下两段，以当时从英国来的新加坡市政局专员工程师命名。

我家周围的步行范围内，也有现政府建立的碧山——宏茂桥公园，更是一座繁花盛草的生态园区。贯穿着这些塘泽地带的一条河流，叫加冷河。冠状病毒之前的一段时日，我常拎了傻瓜机到这些地方捕捉花鸟虫鱼的千姿百态，只见松鼠纵跃在

茂枝、巨蜥游翔于浅底。松鼠和猴子，也是不时出没于住宅区的稀客。

我更常为一些自己觉得惬意的照片联想着某些诗句，如“燕燕飞来，问春何在”、“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周梦蝶与，蝶梦周与”等等。蓝翎小鹭踩着水石到处觅食的画面，却充满着“涉江采芙蓉”的意境。游园日久则惊梦，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五

汤申山住宅区估计是从英军驻扎时代便开始，从排屋地契所记录的年份推算，应该是七十年代中期翻新建成的。到了目前，许多房子经过了转手再转手，也都改建成不同的模样。在建设局允许的范围内容尽量建高，通常都有两层半，有的很夸张，建得像五星酒店，彻夜亮着灯。简朴点的则保留了一两片旧墙，存下住宅区划一设计的花纹，也有钉子户打死都只有一个地面层。浏览这个地区像翻过一段新加坡的建筑史。

更传奇性的是听说有一名英军，当年买了房子就一直没有折回新加坡。数十年后归来，凭着屋契卖掉那原汁原味的古董房子，发了笔小财。这个故事我相信是真的，因为我在伦敦买楼时，那好像是一九二四年的原始屋契还留着，之后谁卖给谁清清楚楚。大英帝国的典章制度，说起来也是个宝。

六

由李迪文作曲、陈洁仪演唱的《家》，有诗人木子撰写的华语歌词，歌中唱道：“我的家，收藏，我的欢喜悲伤/只要点燃希望，梦就会自由飞翔”。汤申台的家到底有没有给我希望梦想，很难说，但这里收藏着我大大小小的欢喜悲伤，那是千真万确的。

岁月流金，从新屋入伙时的报馆同事烧烤会，到左邻右舍的红白喜事，都是友谊和温情的印记。说起邻居，右邻的会计师家庭和左方隔开两栋楼的牙医最熟络，不止主人夫妇谦恭有礼，相信也是教导有方，孩子的一代也十分尊重我们这些老人家。会计师是原华校生，听说是自学成才的，勤奋刻苦，且又是热心居委会事务的一位好老人。前些时候他在疫情浓雾中溘然长逝，没发丧。有一天因我家受到骚扰，我和老伴到居委会投诉，那里的理事看见我们的门牌号码，便问我们认识会计师某某吗，我们说当然认识，很感慨失去了一位好邻居。

住汤申台这条街上的大多是中等专业人士，卖房子给我们的上手屋主，以及斜对面一家的主人，都是医生。对面医生太太十分开朗随和，见面必欢颜问候。他们家信奉耶教，年前医生的寿堂去世了，享年九十二岁，我和老伴送了花前往祭奠，晚上参加了他们的家庭追悼会。老太太去世前一段时日都须坐轮椅，但仍觉得她充满自信和尊严。追悼会的气氛像是喜庆，

有位老哥说得神采飞扬，告诉大家阿嬷精力旺盛无处不去，甚至还到过北韩——不是去旅游，而是去传教！

七

对于我们庄氏大家庭来说，汤申台是个农历新年团拜的集合点，因为我是长子，父母大人都合居于此。我在伦敦旅居的日子，五妹夫租了一辆小型旅游车，载送父母和兄弟姐妹五家人，一起从汤申台出发，到亲友家沿户拜年。五妹嫁的夫家是新加坡少数族裔中的少数——印族中的马拉雅南人。妹夫是电视台的公务员，操手提录像机颇有专业水平。他的作品已成为庄氏家族的生活纪实档案，包括前面提到的父母丧礼录像。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已经在古稀命途中迈步的我，深深感受到个人的生命无法脱离由亲情友情编织的一张天网。

父母是在二〇〇三年从汤申台搬出，自买一间二手的三房式组屋安居的。那时他俩都已七十八岁。父亲表示，住政府屋会得到多点政府津贴。当时我怕父亲是因有什么不满而迁出，直至他在九十二岁辞世之后，才逐渐看出他生前的运筹帷幄。

父亲其实看到，当时我的一对儿女都长大了，会结婚生子。要是孙辈家庭也入住，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太公太婆。而他把最后的家置在汤申台附近，就是让我

伸手可及，随时有个照应，其实我也遵照父母心愿让他们最终能在家中养老。

八

记忆的保留，虽然即时的刻录很重要，但记忆须经历多年以后的检视与重构，才有可能以一个多层面的状态储存下来。二〇一九年的五月份，是个很值得铭刻的日子：老伴和快婿筹谋一年多，老家翻新了，女儿一家五口搬来同住。当时作为过渡的租赁房子也在汤申台，无疑方便，但已够折腾了，也多亏老伴另一次的一秒钟决定。

今日回顾，最感谢老伴在新房子中给我设置了一个小书斋，两边是柚木书架，中为韩式古典柜橱。老伴也特别拨款，把二老遗留下来的一个樟木梳修葺一新，内里存放了若干纪念性的遗物，包括母亲出阁时穿的一袭绣花褂衫。樟木梳上的雕花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观音与童子坐像，两旁刻上：“紫竹林中坐，一心见如来”。

房子的翻新固然让我作了一番断舍离，但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却发现数十年来本地书画名家勉励小辈的贻赠作品都一一留存了下来，像陈文希的“南洋之作”松鼠图、潘受老先生的“小浦闻鱼跃”行书和萧学民兄的水果静物油画。令我感觉意外的是，八十年代李曼峰大师为我背画的年轻肖像竟然没有丢失。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是蔡逸溪学友惠赠的一幅抽象水墨

《乐伎》。

客厅仍然挂起了中国旅美边疆画家李山的水墨之作，赠于癸亥年（一九八三），当时随即装裱起来挂在红山，后来重裱。据扬子晚报网载，二〇一九年北京时间三月廿八日凌晨，李山在美国纽约长岛家中辞世，享年九十三岁。在汤申台寒庐中细览遗作，只见身背重负的两只骆驼一远一近，题款：驼铃风砂路。任重而道远啊，这是长者的叮咛，也是鞭策。

女儿家育有一男二女，嬉笑呼叫充斥门庭，偶亦传来钢琴、空灵鼓、小提琴、优客里里之声。“公公，婆婆，我回来了！”这是一天中最爽朗清脆的童趣。

眨眼间，最小的外孙女也到了进小一的年龄，我重复着当年父亲携女孩上学的任务。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获奖作品）

南音袅袅

作者·怀鹰

我没学过南音，但很喜欢听。那幽怨沉郁的曲调，令人感觉仿佛有个女子在半夜里倚在栏杆轻婉地唱着。又似一名女子在庭院里，清亮月光下漫步在花园，用那把脆脆、雅致但满含怨怼的嗓子，把内心的苦楚向夜莺倾诉，丝丝入扣，撩得内心如落一场霜雪。

小时候，外公家装了一台“丽的呼声”。

外公家有两层，虽然是亚答屋，可也是乡村里最有气派的屋子。楼上一间房，一个大厅，我就睡在大厅，可以在地板（木板）滚来滚去。“丽的呼声”在外公房门外，似乎从早响到国歌响起。我坐在“丽的呼声”下做功课，养成一边做功课一边听“丽的呼声”的本事。

“丽的呼声”时常播放南音，广播员说是南音锦曲，播放的时间通常在晚间十点左右。听多了，自然而然学会几句。有一次，我在外公面前哼起南音，他很专注地听，脸色变得凝重，而且有点忧郁，眼里有少许泪光。

“外公，您怎么啦？您哭了？”

“没有，是沙子吹进眼睛。”

是吗？我明明看到泪光。我们这幢楼宇外面是走廊，平时很难有风吹进来。如果是沙子，那肯定是刮大风，但我没

感到风。

“外公——”

“去睡吧，不要听这种歌，不是小孩子听的。”

我正想问为什么，他已进入房间，顺手把门关上。

一会，从板壁传出来一股低低的歌声。

咦？是南音！原来阿公会唱南音，不过，他唱的跟“丽的呼声”播放的不同，很苍郁、伤感，似有一江一湖的苦水倾泻而至，把我淹没在那神秘的苦涩的歌声里。

第二天，当外公开门出来时，我跟他打了个照面，看到他的眼睛有点红润。

“外公，您的眼睛怎么啦？”

“去上学吧。”他扛起放在走廊的木箱，里头装了各种各样的香烟，他在村口开了间租售连环图册兼卖香烟糖果的小店。他每天扛着木箱上上下下。

放学后，吃了饭，快快做完功课，我就一路飞奔去“书店”。午后天气炎热，书店里倒很阴凉。有些大人和小孩在书店里翻阅“小人书”，大多是本村的人。我有时候会帮外公看书店，那些顾客都认识我。一个常来看书的村民说：“小朋友，我要租这套书，你帮我登记一下。”

“外公，有人要租书。”

咦？没有动静。

外公托着腮，凝望着对面天公庙的墙壁，似乎在想着什么。

我在他耳边大声地喊了一句：“外公！”

他吓了一跳，回过头来，迷茫地说：

“什么事，喊得这么大声！”

我指指那个村民，说：“他要租书。”

“哦。好好，阿胜，你要租多少本？”

“全套。”

“全套是十二本，还有下集，下个礼拜就到了。”

“来多少我租多少，来了告诉我一声。”

阿胜走了，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离开，接下来的时间是我的，往常我会坐在矮凳上看小人书。

“外公，您好像有心事？”

“小孩子，不要乱讲，看你的小人书吧。”

从那天起，我就时不时听到外公唱南音。

一晃眼，外公已不在了，南音跟着他长眠黄土下。

以为这辈子与南音绝缘，没想到在一个团体举办的庆“郎君诞辰”晚宴上，又听到了南音。老实说，吃饭饮酒是其次的，心里一直很想听听“久违”了的南音。终于，这个梦又来了，很真确的，耳畔响起清冽冽的乐音，响起女声那脆亮而略带忧郁的歌声，眼前的美味佳肴似乎失去了色彩。酒是默默地喝，每一口都带着

泪光。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倾听，偶尔和身边的人说话，我知道我不是把心思放在这儿，我的眼睛始终在舞台上。周围喧闹的声音对我没什么影响。

渐渐的，眼眶有些濡湿。一把苍苍的嗓音钻入耳鼓。那个穿着唐衫的老人，慢悠悠地走在山路上，一手提着长杆烟斗，一手握着一个小孩的手。山路上多寂静，只听见路旁草丛中的虫儿唧唧地叫着，尾音拖得好长。老人一边走着，一边拉开嗓子，唱起了古老的南音，歌声和着虫儿的鸣叫，汇成清晨里最清越的曲子。他们走到坟山上，老人的歌声并没停歇，像一双绿色的翅膀在坟山飞旋。好一会，老人才合起嘴，坐在坟头上，点起了烟斗。

他就是我的外公。

70多岁的人，身子骨还很硬朗。每天早晨，他总喜欢牵着我上坟山散步，然后才去开店做生意。他说坟山是人间最清静的地方，也是最美的地方。我问他有没有鬼，他笑呵呵地说：“世上哪有鬼，鬼就在你心里，想有就有。”

他抽了一会儿烟，又唱起了南音。虽然听不懂，倒也能背上几句。这些曲调听来都很忧伤，仿佛是在诉说一段久远的伤心的往事。有时唱着唱着，阿公的眼里就会滚出泪珠。

“阿公，您哭了？”

他抹抹眼，说：“阿公没哭，阿公是想起了家乡……”

我第一次听到“家乡”这两个字，好奇的说：“阿公的家乡在哪儿？”

“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阿公这辈子是再也回不去了。”

“为什么呢？为什么回不去？”

他站起来，望着无垠的天空，慢腾腾地说：“你看，那远远的地方，就是阿公来的地方，这里是看不到的……”他的眼睛蒙上一层忧伤的云翳。

“那我们慢慢地走过去，走着走着，不就可以走到了吗？”

“傻小子，怎么走得到？那么远，隔了一片大海洋。”

“哦，阿公是游水过来的？”

他摇摇头，说：“坐船，是坐船，一只很小很小的船……”

“阿公带我去坐船，我们就可以坐船回家了。”

“太远了，小船在海上漂流了好几个月才到岸。”

我伸了伸舌头，说：“呸，这么远，怎么回去？”

他没说话，又撒开喉咙，唱起了南音。原来，他上坟山是遥望家乡，唱南音是为了抚慰心灵。

“阿公为什么也离开家乡？”

他叹了一口气说：“那时，阿公的家乡在打仗，很多人都被拉去打仗，所以阿公就逃出来。”

“为什么会打仗？”

“小孩子不要问这么多，等你长大自然会懂。”

“你外公这一生过得很坎坷，他上了一艘船，以为可以把他和另外的人载

去南洋开矿，赚钱回家。谁知那是一艘贼船。”妈妈说。

“什么是贼船？”

“你外公上了船，才知道被当成猪仔卖去婆罗洲开矿，那是没有工资的，有些人就死在大森林里，尸体丢给野兽吃。”

“啊！”我缩了缩脖子。

阿公在婆罗洲一段时间，才有机会逃出来，辗转来到“石叻坡”（新加坡旧称），建立自己的家园。他唱的是泉州的南音，但他不是泉州人，是妈妈教的，难怪他每次唱起南音，总是眼眶润湿，大概是想起了妈妈。然而，正如他所说，路途太遥远，回是回不去，只能从南音中回味故乡。

后来，他死了，在床上，合着眼，所有的人都围在床侧，他的嘴巴噙动着，却吐出一连串含混不清的断断续续的南音，谁都猜不透这是什么声音，除了我。我握着阿公枯瘦的手，附耳轻声说：“阿公，他们都听到了南音，你回家了吗？”

别人不知道我跟他说什么。阿公微微地点头，眼睛从此合上，眼角却有一滴晶亮的泪珠。众人放出了一阵天崩地裂的哭声。我并没有哭，望着阿公的遗体，心里默默的说：阿公，走好。你再不用坐船，家乡的土地敞开胸怀迎接你，记得常回来，记得再唱一唱南音，在我的梦中……

舞台。

南音的旋律化成片片相思，我仿佛

看见阿公就站在女子的身侧，微笑地看着我，他的嘴微微启开。一连串苍苍的但充满喜悦的南音，正从那女子的口流出，飞旋在杯觞交错的大厅，在每一张兴奋红亮的脸，在三声“饮胜”的呐喊，在满满的祝福中。

阿公，回家了。我们一道走进南音的家中，记得常回来。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爱上七里香

作者·齐亚蓉

1

初涉职场时，曾被一位半生不熟的同事身上浓郁的香气熏得差点儿吐出来，从此对于任何散发香味的东西，诸如香精、香水之类敬而远之，即便是清清淡淡的花香，也能躲则躲能避则避。似乎沾染了香气即等同于俗气，而想要超凡脱俗，就非得同世间所有跟香沾亲带故之物来个一刀两断不可。

这一方面固然跟敏感的嗅觉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自己成长环境的简单粗朴——跟香脂、香粉、香茶之类完全不搭边。至于花香，虽然小时候老家院子四周也是春来桃李争艳、杏粉梨白，但那俏立枝头的花儿似乎从来吝于飘香，或者说它们的香气淡到可以忽略不计，更或者那淡淡的花香刚刚散发出来就被风吹走了，而整日忙于填饱肚子的老少，谁也没有闲情逸致专意去树下把那花枝拉过来嗅吸一番，而只是在舒展腰身的当儿远远地朝树上望几眼，以至于记忆中只有花开灿烂，没有花香扑鼻。

而田垄、河畔那繁星似的野花，也从来没人想着要把它们采下来带回家，更没人俯下身去探究那些花的气味，即便那金灿灿的油菜花，人们关注的也只是那花丛里翩翩起舞的蝴蝶以及当年油菜籽的

产量。

后来去省城读大学，见到了校园里的玉兰花、牡丹花，见到了植物园里的郁金香、秋海棠，无论别人怎样欢欣雀跃，我总觉得它们无论如何也比不得家乡的野花灵气，也就只是远观，不曾近瞧，那花香跟我之间始终隔着一段长长的距离。

2

初抵这个“花园城市”的那些年头，整日里忙于为生计东奔西走，随处可见的热带花卉于我而言就跟那天上的太阳般刺眼，叫人完全没有想要多看一眼的冲动。一颗焦躁不安的心终日浮在半空，即使睡梦中，也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

初次听闻七里香在周杰伦的歌里，该有好些年头了。那个爱唱歌的女孩子是我的学生，整天戴着耳机摇头晃脑，有一次，她硬是把耳机塞进我的耳朵里，说周杰伦的这首《七里香》我一定喜欢，但我听了半天也不清楚歌里到底都唱了些什么，只是觉得一个大男人的歌叫了这么个名，一定俗不可耐。后来无意间看到了歌词，倒是记住了半句——“初恋的香味”。

好些年之后才知道，这七里香的香气里确实透着丝丝甜蜜，于是上网找到歌

词，对照着把那歌听了好几遍。

“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寻回，那温暖的阳光，像刚摘的鲜艳草莓……”

第一次感觉到，《七里香》的名字真的很美。

3

大概八九年前，在历经了一场生死磨难之后，我终于放慢了脚步，开始尝试享受小隐于林的淡泊宁静，每日晨曦初露之时，便跟一群结识不久的拳友到楼下河畔树荫下的步道上打拳舞剑。悠扬的乐曲伴着流水潺潺，伴着鸟鸣啾啾，整颗心跟那河里的流水般柔软而淡定，而时不时飘来的花香则瞬间叫人好生感动。每每此时，拳友们都情不自禁地鼻翼翕动，意欲寻得那醉人的香气来自何处。此时的我早已被那花香俘获，不知是心念所动还是真的花香附身，不但蜜蜂落在我的肩头、手背，就连那不多见的蝴蝶也频频绕着我的头顶飞来飞去，怎么赶也赶不走。

“花仙子啊，你一定是花仙子。”拳友们常常如是说。

紧挨我们身后的是几棵高大的花树，红红白白的花穗开了落了，落了又开。花香袭来之时，大家总会不约而同地转身抬头仰望，想着那香气一定来自这些距离自己最近的花树，不然何以如此真切？如此浓郁？

而此时的我也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年轻时对花香的反感纯属误会。我的那位同僚身上的浓香当属脂粉香，跟自然的花草

香根本两回事。

于是开始留意起身边的花木来，逢年过节之际，也会去花卉市场买些鲜花回来插在瓶里。这才发现，每一种花都有其独特的香味：有的浓郁，有的清淡，有的香中带甜，有的甜里透香，但无论哪种花香，都那么令人心神愉悦——养花植草的冲动悄然萌生。

大概六七年前，住家附近的小花店开张，于是常常去那里闲逛，今天买回一盆水梅，明天购得一盆月季，家里很快花木葱茏，生机盎然。

一日，瞥见花丛中一盆开着小白花的矮小植物，瞬间感动莫名。一问之下方知竟然就是自己神往已久的七里香，连忙凑近嗅吸了一下，一股清香沁入心脾，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毫不犹豫买下来抱回家，后来又陆续购得四盆，从此五盆七里香陪伴左右，每过一段日子即可回味一下“初恋的味道”了。

4

五年前的某个清晨，练功即将结束之际，一阵浓郁的花香袭来。猛抬头，发现头顶的花树上除了绿叶还是绿叶，全然没有开花的迹象，不由得心生疑问，目光随即移向远处，这才发现十余米开外一排相对低矮的树丛上开满了白灿灿的花儿，满怀激动直奔过去。没错，七里香！跟家里养的一模一样。只不过家里的往往花开三五朵，须凑近方可闻其香，哪像眼前树上树下满眼洁白的花瓣儿，即使飘香千里应

该也不是问题。

欢心雀跃的同时不禁生出一丝感慨来：足足嗅吸了七八年的花香才觉得其真正的出处，虽然后知后觉，但终究美事一桩。那几棵高大的花树白白享了这么多年的美名，这会儿该捂嘴偷笑了吧，而这相对低矮的七里香，默默飘香七八载终于引来一双含笑的泪眼，它们是否该惊呼“花香不怕身子矮”了呢？

而家里的区区五盆比起公园里的这一整排，可谓一棵林木跟整片森林了，以后的日子可就真正处处绿树白花七里香了啊。

5

爱上七里香，每天离开河畔回家之时，定会往身后深情一瞥。虽然大多时候只是碧绿的树叶，但知道那白嫩的花瓣儿过段时间日定会欣然绽开。

雨水充足，阳光充沛，花开时节说来就来。高高低低一整排，步调一致，泼泼洒洒，从含苞到飘落前后不过四五天。每每看到树下地雪白，常常心疼得林妹妹般，恨不得缝个花囊把那花瓣儿全都收起来。

而家里的五盆则各自为政，这盆花已落，那盆始含苞，另外三盆则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但突然有那么一日，其中一盆会悄悄地绽出三五朵小白花儿来。

无论绽开时还是飘落时，那花瓣儿永远安静如初：既不因闪亮登场而张扬，也不因仓促谢幕而颓丧。

不忘初心，淡泊宁静，不正是多少人终其一生想要追求的境界么？

从河畔到家里，从家里到河畔，一颗寻寻觅觅的心不再飘飘荡荡。

爱上七里香，其实跟她的香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人生之旅中的一次机缘巧合：人之灵之魂跟花之灵之魂撞个正着，于是执手相依，不离不弃。

6

不曾料想，静好的岁月被肆虐的疫情打乱。自大前年四月的某一天，拳友们不再聚集河畔，前后两个月到处一片冷清清，居家“为国做贡献”的日子里，一颗被“囚禁”的心没有丝毫慌乱。只是伫立窗前眺望河畔之时，不期然会念起多日不见的七里香：那悄然绽开的花瓣会因目睹人间的不幸乱了阵脚吗？那随风飘散的花香会因耳闻世间的纷乱失了魂魄吗？

答案是否定的。

但我还是在某个阴晴不定的清晨，戴着口罩来到四处绑着彩色布条（用以阻止人们聚集）的河畔。站在空荡荡的步道，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落感涌上心头，然放眼十多米外的七里香，但见苍翠欲滴的叶片间，隐约可见的花蕾星星点点。会心一笑的当儿，我的眼前瞬间一片朦胧。

几个月之后，拳友们终于回到了河畔，为了保持安全距离，我们只好放弃树荫下的步道，改而在两三百米外的草地上大展拳脚。

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大概都跟七里

香有关。

“等一下过去看看，应该快要开花了吧。”

“花蕾已经长出来，没准明天就开了呢。”

看来爱上七里香的，不仅仅只是我一人。

转眼两三年成为了过去，习惯了草地上的空旷与开阔，拳友们在疫情结束之后也没再回到步道上的树荫下，那些七里香似乎也渐渐被大家淡忘了。但我每隔几天总会过去探望一下，因为于我而言，那排让我在不知不觉间不再对香味存有偏见，并深深爱上所有花草香的七里香，它们仿若我的人生导师，让我能以更加开阔的心胸拥抱这个世界：爱上七里香，无异于爱上脚下的这块土地——这块曾让我在去留之间纠结十多载的土地，这个堪称第二故乡的热带岛国。

前几日晨运回到组屋楼下，一股熟悉的清香扑鼻而来。是它，七里香——就在离我数米远的地方，就在不久之前翻修完毕的游乐场旁，一排低矮的花树迎风而立，吐露芬芳。

微微一笑，走进电梯，沾满花香的泪珠溢出眼眶……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入围作品)

遇见岁月

作者·蔡家樑

《遇·见》是梁文福作品音乐会，2024年6月8日假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一共午间和晚间两场。有幸海峡时报的高级记者甄素芳小姐邀约，共赴一场艺术盛会。人生段段岁月里蕴藏着一首首回忆的歌曲，梁文福的歌曲陪我们这一代人走过岁月，一首首歌曲唤醒一些些阅历。我经历了一场感官的冲刺和情绪的挑逗，借用音乐会上演奏的部分歌名写下一打岁月纪录。

一个平凡的星期六下午，一个不平凡的遇见。

感谢那绕梁的歌曲，唤醒每一段心灵的回忆。

时光怱怱，我们在催促生活中快转，慢慢慢慢淡忘，有过的曾经。蓦然，顿一顿步伐，回首岁月的颜色。

如果你不小心想起我

即使是一刹那闪念，还是你很有心，不管小心还是不小心。记忆泛着白色的纯洁，校服穿出你我的年少，左胸口是一个骄傲的大勾号。曾经都是文青，所以一个邀约变成非常温馨。尤其共赴一场音乐文化饗宴：视觉和听觉的享受、机遇和情绪涡旋、时间和空间辗转，感触太多太多，

太多太多……重复着从前。

舞台上曾经你在曼妙起舞，为华族文化翩翩，在里峇峇里的旧校址。我在礼堂空间切磋着一颗颗银球，偶尔不规矩的一两粒球跳越过了界线，但台上台下从不认识。日子如此浅白，如白开水一样实在。

岁月那一张脸

岁月何曾沉默孤独，只是偶尔会有伤痕，内在其实一直藏着一把声音，悄悄悄悄地未曾让自己流失，要好好好好学习细细聆听。

音乐流淌着岁月，文字碰撞眼睛。未来与过去千种万种风景交错^[1]，邂逅一句句熟悉，挑衅感官和澎湃记忆。风霜与皱纹开始书写脸庞，面孔还是年少无知般亲切。昨日我们刚刚在做采访，努力做个少年通讯员的模样。你是组长，橙色是你放射的光芒，混沌初开的文艺天空中寻觅晴朗。

仁定巷豢养了许多含苞待放的雏鹰，从此你我这张脸开始结识对方。梦筑起文艺殿堂，和意境与缪斯结欢。方格经营起岁月和文字，用铅墨付梓欣悦的云裳。

中文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从中我们认识到许多志同道合的友人，好多已经展翅翱翔。

新加坡派

我们都当过麦当劳小孩，看到黄衣红发的叔叔就很开怀，因为童年那个年代，他就初步漂洋过海，吃汉堡包就好厉害，像个老外。登陆乌节路，第一天售卖就破了世界记录。

犹记我的第一个汉堡是鱼柳包，那时的价格对我来说实在很高，比几天上学的零用钱加起来还要高。两名小学同学，阮国伟和陈家磊，凑钱，请我品尝，假假做个老外的厉害。

小红点努力树立品牌，进取世界排行种种第一，国人耕耘积极，新航羽翼跨越国度，金沙赳赳昂首领土，新加坡派到底有没有颜色，是不是红与白？新谣，算不算新加坡派？

在麦当劳，我认识了第一个苹果派，红色纸盒黄色的派，馋嘴的浆一咬就溢了出来，浓浓橙黄色，滚烫在初筷舌尖上冒烟，从此学乖。生活中很多东西急不来。

一步一步来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2]，日子开始和青春谈恋爱，武吉知马路散发米黄色彩。黄城是自我的一种骄傲，缱绻光阴美好欲滴。

雕栏玉砌，旖旎校园色彩。不管小楼有没有东风，一场倾盆，积水量高时就名副其实的水泄不通。很多时候要等到“退潮”的近黄昏，姗姗的我们去离，学校的储物柜里总是有一套后备的衣裤。多少传统节日，多少学院庆祝，我们找到归属，压轴总

是来一场大规模的排舞，上下欢呼。

敬贤图书馆是学校的圣殿，读书看书的好地点，肃穆得莘莘学子毛骨起敬。一个窃窃私语，只要不小心遇见，管理老师瓦尔特黄，远远就能听见一大声“Out”。当场把书本收拾，做个低头族，往门外赶紧走出。

倾城的光景却倏忽而来，院长披上孟母的衣裳，兀兰曾经变成短暂的学堂。我从女皇镇搭上巴士，日子在车站耐心等待。车慢慢，途漫漫，往学校的马路北上，车途和打盹成伴。

两房一厅的组屋要挤满六个人的声量，读书最好在夜阑人静的晚上。白昼嘛，就得计划往外窜。准备会考的季节跑到国大中央图书馆，埋首，装扮成一个大学生的模样。

在肯特岗读书的下午用餐回来，发现中央大楼的广场很多人围坐。学院里来了许多观众，梁文福手握麦克风，收音机播着卡带，唱起《历史考试前夕》。

天冷就回来

多少个青涩时代，把梦编织在外。妈妈的爱，总是在屋檐下等待。那三吨卡车黄沙滚滚的后来，绿色是一个记载。把笔和纸暗藏口袋，一个歇息就文字起来。我听到文字在呐喊，呐喊一种内在音噪，感情和声音在呼唤，以及容颜和表白。

多少个还没睡醒的黎明，在东边岛上，想起了妈妈的饭菜。脸庞要装饰起来，因为Ah Boy to Man，不再童稚的

男孩。女朋友在大学里结识新欢，我搁浅了爱，日子和莱福枪一起挨。

初涉

第一次总是难忘。上色，在一张白纸上，缓缓缓缓，颜料开始晕染。

第一次的失恋：夜依然，长空无异，但是星星永远不再亮丽。

第一次深深感伤，只有文字是自己的天堂。

第一次散文《星语》登上文艺城堡，第一次交织神伤和文字淋漓报纸上。

相信，你也是第一次，笔名被人引用成文章标题，喧嚷了一场误会和困扰。我还鼻子高高道：我能够用你的笔名命题，你可否依样画葫芦？年少的气盛没有被失恋磨殇。

后来在通讯员讯刊《鹰族礼赞》，我把我的笔名标题登上。

让夜轻轻落下

歌手款款唱出年轻的情怀，光影此一段，彼一段，际遇幻变，过往的年代。也许已经不是爱，只是一种坚持的情怀^[3]。夜帘垂下，黑压压地摸寻光火点点。年少充满激情活力，热血沸腾青春，痛得深，举步更谨慎。一步一脚印，摸到晨雾，盼到天明。风景潋滟光彩，在格子上驰骋，记录风雨，搜索阳光，落笔采撷一片时光，一程一段蓦然想起曾经。青春背影拉得长长长长，不舍得让他离散，握枪的手还是习惯拿笔的姿势，散文一篇篇把光阴

捕捉留住。

后来《摘心罗汉》，从此出版。梁文福，写一封信给家梁，谈学枫^[4]，用心地为后来学弟的文丛出版注射振奋剂。你给我报道介绍，有心的朋友，在海峡时报。阡陌间朋友再遇见，再交肩。

排排坐

生活的旋律不再排排坐，外婆的兴化儿歌也模糊了许多。老人家坎坎坷路上节俭着一分一角，把希望寄回唐山起厝，惦念故乡的老家，莆田的祖屋。70岁那年终于做唐山，踏上回乡探亲的征途。遥遥，从驳船码头出发，再到大海换上船只。唐山的老屋门前的那一棵龙眼树，30年后我亲临目睹。外婆故事里，外公生前栽下种子，现在蓊郁散枝，累累是前人辛劳的果实。

我小时候认识的阿嬷，头上都有一个发髻。如今阿嬷步入时髦，发髻不再存在，对下一代来说已经算是古代。时下的童年已经不认识爬树，已经不再甘榜，山芭还是亚答屋，亦没有红毛丹摘和打斗的蜘蛛。弯弯的椰树只植在昔日的惹兰友诺士，外婆的咖啡店屋，追溯三角形的黛西牛奶，回忆没空调的巴士还在剪票的颠簸路。电子转眼把市场充斥，手机成为随身物，孩子的两片眼镜，越来越有厚度。

岁月已经过番，风雨飘摇。

很有味道的新加坡河换上新面貌，不再搬运苦力，却招徕觥筹交错的人潮。舢板变成河上德士，日子焕然七彩，五光十

色。先人在岛屿驻留下许许多多，包括了上一代，承载包袱，传接一代又一代，大家筑起扎根的巢。

麻雀衔竹枝

麻雀有齐全的功能，努力展翅自己的一片天空，瞭望洞察生命的本质。

方言走失在政治的年代。23年后解了，鸟笼的闸门敞开，穿越过时空的束缚。方言驻留在父伯时代，那时候福建话畅流赤道，连印度同胞也说得很好。

我的方言，潮州勉强还不赖，偶尔加上几句广东和兴化，还有一点点马来话。广东是70年代港剧的功劳，我们开始迷上录影带，郑少秋侠义豪气的张无忌还有陈玉莲沉鱼落雁的小龙女，我为粤语更加努力。

外婆是我童年至爱，兴化话是她的表白。煤油升温的大大蒸笼有外婆的喜爱，一粒一粒的肉包让老人家每每掏口袋，请我们吃下午茶点。婆孙的时光没法拉得太长，却增添了我童年的五颜六色，记忆永远不断，却免不了慢慢慢慢泛了黄。组屋规模浓缩甘榜的范畴，但是邻里还是风情万种，因为有不同籍贯以及异族同胞。童年不知不觉长大，下一代的孩童连华语都似懂非懂，方言是世外沟通的另一种，只有非常时期才非典型的活跃过来。

一程山水一程歌

岁月是自己走出来的路，起起落落，磕磕绊绊。

日子难免继续搬迁，很多故事写着从

前，写在记忆的窗边，zero point的橡皮圈把日子牵成一圈圈，我们走失在一些孩提的志愿，我们也迈进了一些孩提的梦想，把躲在窗帘背后的身影一起收敛。

岁月老去，泪水的背后深深反复着记忆。儿时的开心早餐是昨日咖啡店里的两颗生煎蛋，有爸爸帮我把“嗙Gao”^[5]倒入杯盘的凉快。爸爸牵着我牙牙幼嫩的小掌，至终我紧紧握着他褶皱干瘪的老手，久久久久，不愿放手。

岁月还是在指缝间穿梭过去。今天陶瓷杯里的“嗙Gao”，啜起了苦与涩涩，瞳孔泛起爸爸的笑靥，逐渐逐渐湮远……鬢龄的木马已经跑不见，时间改写了童年的巷口，掷多少纸飞机也挽回不回跳飞机的从前，岁月的纸船在下雨天水沟溪里一去不复返。

以诗歌与散文佐日，文字春光筛落，鲜红的地毯是昨天努力后的今时，携手，共同迈向朝阳，我们步入生命新轨道。那森路已经竖起耸高楼宇公寓，全日空酒店没入历史。我的人生大事，曾经在此处饮胜亲戚朋友们的祝福，如今唯独照片追逐。你当日是最准时的嘉宾，第一位对时入座，时间表却无法打破传统，酒席姍姍拉出长度。

岁月各自创造历史，花蕾悬在天边，等待发芽，怒放另一个新的世纪。日子胚胎成长，我们也有了成长的国土。

水的话

尘封的情谊开始绽放，记忆的老树浇

上了水，不再枯萎，往事如水。曾经拥抱，明媚温暖的蓝天，憧憬的日子一瞬间垂垂老矣，一晃眼变成了历史，昨夜在谈笑风生中，冷不防走漏了些许月光。台上年轻的歌手唱出了动情的高昂，生命的呼唤，唤起原唱者颜黎明美丽的青春脸蛋。记忆堆筑成沙滩碉堡，一个来潮，来不及遮掩错愕的面孔，轻轻化作烟雨朦胧^[6]，人生就是如此短暂，像绚丽的七色彩虹。逝水岁月，岁月逝水。

写一首歌给你

我不会写歌，但岁月如歌，岁月有你，有色彩，让我回眸，有拔刀插刀的光影，我写岁月。

注释：

- [1] 未来与过去千种万种风景交错，《岁月那一张脸》里的歌词，不敢掠美。
- [2]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一步一步来》里的歌词。
- [3] 也许已经不是爱，只是一种坚持的情怀，《让夜轻轻落下》里的歌词，不敢掠美。
- [4] 《摘心罗汉》散文集，华初文丛30，梁文福写的序题：写一封信给家梁，谈学枫。
- [5] 啫叻Gao：福建话，浓咖啡的意思。
- [6] 轻轻化作烟雨朦胧，《水的话》里的歌词，不敢掠美。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狮城的四大美人树

作者·石家祥

古有四大美人：沉鱼的西施，落雁的昭君，闭月的貂蝉，羞花的贵妃。狮城有四大美人树：青龙木俊俏挺拔，型美“芯”更美；雨树浓发华盖，叶美枝干美；风铃木绚丽如樱，花美风情美；“淡不俗”香溢四方，美在气息。

青龙木

四大美人，西施居首。某天她到溪边浣纱，赛过天仙的美貌映入水里，连鱼儿都看得忘了呼吸而沉入水中，因而得“沉鱼”之名。更而因她主动牺牲一己名节成就越国的复仇霸王大业，广为世代褒扬。

四大美人树，我把青龙木列在第一，不仅仅因为她霸气的名字，美丽的外在，更因为她跟西施一样，有一颗非常难得的“芯”。

每天下班回家路过实龙岗一段，两旁时有青龙树挺立，垂下的枝条翠绿婆娑，一如江南的杨柳依依。放眼望去，左边一排绿色的波浪，右边一排绿色的波浪，确实像两条青龙在舞；而单单看一树一树，也是绿色的蜿蜒向上，也像条条青龙昂首蓝天。在麦波申路近阿裕尼路口，有一行九棵高大粗壮的青龙木，枝繁叶茂，一字排开，风起时，绿色的长发飘飘，蔚为壮观。

青龙木又名小叶紫檀，是红木中的极品，其树芯的生长特别缓慢，据说五年才会长满一年轮，而且“十檀九空”，长成实心，直径超过二十厘米以上的已非常罕见。十年树木，是树不起紫檀的，大概要树百年或者好几百年吧。

学华乐的女儿告诉我，她最想拥有的是一把小叶紫檀做的二胡，她有机缘试过，说那手感与音质的清纯是无与伦比的。爱女心切，我试着找一找，原来紫檀木是按克买的，加上木质坚韧，不是一般的二胡师傅敢做，你可以想象那确实是天价，超出了我的支付能力。于是当年我只好一本正经地教导女儿，技巧是靠你的手和努力，不在乎二胡的好坏。小叶紫檀的二胡只是锦上添花罢了。当然就躲过了倾家荡产的一劫。

紫檀木金贵，除了本身木质优秀，货源稀有，很大程度要感谢清朝皇帝们，尤其是乾隆。据民间传说，乾隆喜爱紫檀家具，令海关一见紫檀木立刻没收送进宫里，于是天下人知天子喜好，无不争先收集，强抢民间紫檀器具，献给朝廷。现存的清朝紫檀家具，前几年一把龙椅拍了过千万美元。故宫太和殿里的龙椅是紫檀木的框架，更是无价之宝。

李光耀先生号召在新加坡植树建设花

园城市，特别喜欢植青龙木。不知道是不是除了青龙木四季常青，能挡骄阳，还顺便为新加坡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财富呢。

雨树

雨树该是树中的王昭君。

rain tree意译过来就是雨树，简单直白。但我觉得应该叫雨伞树啊，你看她横盖十数米的树冠，密密无缝的叶，完完全全的是把把巨伞。

我看到的雨树，总是用双手捧着娇羞的脸庞。如果说青龙木美在木芯，那么雨树美在她曲张的枝干。主杆往往不到几米就分出三五不等的二级枝干来，枝干往往横长而弯曲向上。横向的长度不一，短的横斜而上，而多数会横出若干米才向上从而形成如手捧莲花的华盖。这些横出的枝干虬劲老道，弯曲的形状千奇百怪，每一颗树都不一样，每一根枝都不一样，似游龙飞舞，或者张草回旋，凛然，悠然，嘻然，姿态万千。

你可以在加冷道（Kallang ave）、裕廊道两旁欣赏雨树，那里她们拱手成荫，任你在正午的阳光下信步；也可以在往返机场的高速公路尾段，或者泛岛快速公路某段，在雨树交手而成的篷下开车穿梭。每一处公园树林，必然会有雨树，雨树一般会高人一筹，冲出丛林，露个伞盖，让你远远地就欣赏到，特别为你着想。

雨树遍布全岛，不论贫瘠偏远，不管烟火繁华与凋零。

昭君在四大美人中以落雁出名。是她当日离开中原前往边疆的途中，幽怨的琴声落雁吗？还是她在大漠深处文化荒原带去的汉家乐音撼然落雁？不论如何，昭君也是牺牲自己为家国天下的女中豪杰。传说元帝远嫁昭君却后悔不已，苦等昭君回朝。

说雨树是树中的昭君，因为雨树站在那里，只为我们遮风挡雨，颇有昭君出塞为国避免战争的情怀。还因为现当代新加坡文人每每以雨树入题的诗作，不缺等的意涵：

雨树站在路边等雨

我在雨树下等你

（诗人林方的《等》）

等还是不等，雨终究会来；等不来的人，等多久都不会来的。

其实雨树是在等每日的阳光，雨树是含羞草的大表兄，每日阳光来时舒展叶片，阳光去时会收起叶片。我也不妨借一下雨树的等意：

我的心是你的叶

你舒展以迎接朝阳

我卷着因等待属于我的光

香灰莉木

香灰莉木好像还没有很大众化的华文名字，大概新加坡人习惯叫她的英文名 Tembusu吧。

王润华老师称它“登布树”，而我想叫她“淡不俗”。

“淡不俗”就是四大美人中的貂蝉。

貂蝉本是一村姑，深明大义，籍美貌与智慧铲除国贼董卓，呼应了“不俗”的树名。

不开花的时候，“淡不俗”就是淡得有点不起眼的那种：淡绿色椭圆型的叶片，棕黑皴裂的树干，不高不低的个头。但开花的时节，那隽永悠远的香氛轻易溢满方圆十米的气场，是沁人心脾的，是醉人的，是惊艳的。真正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花开天下知。

傍晚散步不小心走近一株，或者是在垄沟的另一边。你看不到树的叶与干，也不能确定是哪一颗，但你绝不愿意离开，来来去去就在她的香气划定的场内，尽情享受，不知不觉夜已深，人已静。因为“淡不俗”的香气在晚上最是浓郁，较之拜月的貂蝉，更可以闭月——不是摘一朵白云遮脸，真的是闭上眼睛闻香吧。

“淡不俗”另一个不俗的原因大家都知道的，新币五元钞票背面的那棵树就是香灰莉木，还长在植物园里，国家公园局说她已愈150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加坡的景点就是唐城、圣淘沙、动物园、植物园，植物园比现在的规模小得多，但是唯一不要钱的，我们经常在里面一晃一整天，没少在她的横枝上坐着，晃晃腿，如荡秋千，惬意地吹吹风。

大概是担心日益老化的肢体不堪承受太过频繁的臀挪，现在是圈养起来了，依然是满树的绿叶冠顶。没了小孩子天真活泼的攀爬，依然是生机盎然。夜深人

静的时候，望着不远处的天鹅湖，她会想什么呢？

她会记得吗，150年来多少手抚摸过她的身体，多少人坐过她的手臂，多少双眼凝望过她。还有同一双眼里的沧海桑田，同一对父子三十年前来过，二十年前来过，十年前来过，昨天还来；而一位八九十的老太坐在轮椅上来了，她在找扎着辫子时爬到过最高的枝头，和当年拍婚纱照的角度，“淡不俗”看到了她嘴角的笑容，一如六十年前的甜美。

没有偶遇她开花的时候，不知道满树开的是乳白色的小花，还是黄橙橙的一片，如果你看到，请告诉我。

风铃木

风铃木有很多别名，比如“喇叭花树”“紫绣球”“黄牛木”“假樱花”等等。

她开花的时候最美。大如喇叭花，型如风铃，紫、白、红、粉、黄，五色缤纷。往往在几天厚重的雨水后，太阳下盛开，满树都是花，几株连成一片，各种颜色相间，艳丽夺目。而不到几天，风起时，朵朵飘落，树底下如铺满彩色的地毯。花瓣极为水灵鲜嫩，拿起来就脆断了，除了个头大一号外，活脱脱地就是樱花啊，所以被称为假樱花或者南洋樱花就不足为奇了。

风铃木是树中的杨贵妃。

因为贵妃善舞，曼妙的舞姿，律动的情怀，和五色风铃木花在风中飘动的场景

何其相似；还因为两者都有羞花的美丽，贵妃的美让“云想衣裳花想容”，风铃木的美在南国里也是倾城的风光，以树花艳压各式各样的花卉；更因为怒放后凄美的凋零，风铃木带给人生命苦短的感慨，贵妃被逼结束生命而造就千古爱情的悲歌，是一样的打动人心。

风铃木花开的时候，中央快速公路，大大小小的街道、公园、组屋的角落，姹紫嫣红，一树树，一路路，一片片的风景，美不胜收。

风铃木并不是狮城专有，马来西亚也随处可见，被称为“大马樱花”。同根同源，很难想象狮城的树与花并不出现在马来西亚，而马来西亚的花与树不出现在狮城。隔着长堤，同时拥有一样的美丽，并不需要刻意叫“狮城樱花”或者“大马樱花”，称为“南洋樱花”，联合起来，大家一起搞一个新马赏樱指南，让来自世界的游客和两国人民追樱，从新加坡出发，北上吉打、吉隆坡、檳城，循路追两国的风景，一衣带水的历史与变迁，到时可以媲美人们前往日本追樱，岂不是值得期待的盛事？

江山迭代，历经千年，美人从来不缺，但四大美人的名号从无更替，因为她们不仅人美，而且有美的内在。四大美人树亦然：用常绿装点狮城，更是为狮城人民遮阳挡雨，正如在这儿为子孙后代打拼的一辈又一辈。

许通美教授曾用不同的树来比喻新加

坡的政治时代：李光耀的时代是大榕树，政府大，民间相对小；吴作栋的时代是“淡不俗”，政府相对变小，民间逐渐变大；李显龙的时代会是什么树，他还在找，但不论如何，那棵树必须是强壮的，枝繁叶茂的，根深蒂固的。四大美人树都有这样的特质。

四大美人树各有各的花季。青龙木每年只开一次，在四月，而风铃木三月和九月，雨树四月与八月，淡不俗六月和十月，都会开两次。因为新加坡一般每年有两个旱季两个雨季。她们与其他的树一起，三百六十五天不停歇地装点着狮城。

她们不开花的时候，都是常绿的，尽管绿的深浅不一，形状各异：青龙木绿得油亮，雨树绿得小巧，风铃木和淡不俗则是绿得平凡。各式各样的绿带给花园城市不重复的新鲜气息。

自古君王每每不得不面临爱江山还是爱美人的抉择。街道纵横构筑了狮城的江山，树美人遍布了狮城的街道。狮城人民甚为幸运，可以轻易同时拥有江山与美人。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入围作品)

何曾念此

作者·孙志伟

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可是还是像发生在眼前；事情就像发生在眼前，可是恍如曾经置身另一个世界。

第一天

我与食物彼此打量对方，它们是这一天里仅有的访客。

第二天

在静止的空间感知世界，是站在窗前召唤阳光，是盯住猫眼翻找时间，还是用大脑配合窗外的声响，描绘车辆飞驰的瞬间……

第三天

时间的流逝是一种日常。

在一个快餐、快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大行其道的今天，此刻，我与同样在世界各个角落等待时光流逝的人们，是否在以面壁静思的方式来完成一种修行？

如果我们所有的审慎，都是为了更好地应对种种的不可预知，那么我们此刻的“墨守”是否是为了更好地恢复这世间应有的秩序——一种我们曾经一再习以为常，如今却已经有些陌生的“常态”。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一个试图自我镇静的开头，一个既陌生又熟悉

的当下，和一个居于其间动荡、混乱与迷茫交织的岁月。

世间的路我们走了许多，但没有多少会像这样如此步调一致。

庆幸的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走了出来，但仍有不少人依然在恢复秩序的道路上且阻且行。

第四天

窗户上结起了水珠，水珠一粒粒很像教科书上岩土的剖面。水珠越向上越小，细密、难以分辨；越向下越大，像一层层堆砌的卵石。

卵石一般分布在各个静止空间的人们，勾勒出一幅群像——在这幅群像里，有突兀的高楼、空旷的街道；有忙碌的居家办公者、焦虑的求职者；有等待电脑、等待上课的孩子们；有奔波在前线的医护人员，有被长堤分隔两岸的家人们；有因各自国门紧闭无法相见的亲人们，也有我们一再留恋的逝者……

人们的影像彼此叠加，勾勒出一段特殊历史，和一幕幕令人唏嘘的现实。

第五天

人类的繁荣从没有像20世纪后半页到21世纪初这几十年里如此令人瞩目：世

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饥饿与贫困在被消减，自然资源被广泛利用，各种创新工具与发明不断出现并日益普及，互联网和快速低廉的出行方式正让地球的各个角落成为比邻的村落……

新加坡总统设计奖得主胡森锐才（Hossein Rezai）博士指出，我们今天世界的面貌可以看作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从石器时代的第一个工具，到后来的蒸汽机、化石能源的发电厂、汽车和其它交通工具，它们都使人类摆脱了自然界食物链的束缚，并由此获得支配其它物种的能力，但这种支配力却使得人类愈发盲目自大、愈发觉得自己就是这“房间里唯一的主人”。只是当那些已知的、有形的世界逐渐被掌控和征服之后，人们才发现，面对细菌和病毒这种细微的生命形式，自己竟然还一直如此手足无措。

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德·戴蒙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记载了不少细菌、病毒与人类的纠缠：比如，十四世纪的黑死病（腺鼠疫），这场由鼠疫杆菌引起的大瘟疫在1346-1352年间夺去了欧洲四分之一的生命；还有一战结束时造成2100万人死亡的流感（该数字实际可能会达到4000万），在这场持续了52个月的大流行病中，全球受感染人数达到5亿（当时世界人口一共才17亿）。

戴蒙教授指出，病菌同我们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病菌以各种方式进入人体，并使我们生病，由此造成的流行病具

有这样的特点：受感染者很快会将病毒传染给近距离接触者，从而造成大面积的感染；患者在很短的时间内或是死去、或是康复。

这一幕，如今我们已经是相当熟悉。

而2003年爆发的SARS似乎更能带给我们一些鲜活的记忆，那种来自死亡的近距离问候，那种对社会安全感和既有认知的挑战，更像是如今Covid-19大流行的预演——只是无论从袭扰世界的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还是从克服疾病所付出的代价来看，我们当下更像是一场“世界大战”，这种震撼人心的威慑力是无论多少场“预演”也无法企及的。

哲学家萨特在小说《恶心》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德·洛勒旁先生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就让一位不愿接受临终圣礼的老人在离世前忏悔。教士们问他是如何做到的，这位先生只是淡淡地说：“我并没有说服他什么，只是让他感到了恐惧。”

是的，这一次，恐惧成了我们这一代人不曾言说的记忆。

第六天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比之前一段时间已经好了很多——不再忐忑现有的医疗资源能否应对大量潜在群体病患和一再涌现的输入病例；生活不再会被各种突然而至的消息弄得有些零乱，每日所需的食物和生活用品还在离家不远处的超市里；就连疫苗这个期盼已久的远水，也在努力解决着一度迫在眉睫的近渴……

作家阎连科提醒人们：“经此一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在这场全世界各个角落都一步步陷入困境的灾难中，人们发现，文明与进步并不是永恒的主题，相反，“荒谬与倒错”倒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一场完全陌生的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尚无法找到满分的政治人物，各国政府和政治家们面对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或多或少都曾做过误判：有的行动迟缓，有的行为过度；有的痛定思痛、知耻后勇；有的一再辗转腾挪，最终也难逃信任危机的宿命……

第七天

时间自有其固有的叙述方式——平和、简淡、始终如一；离去时，不受任何人驱使；再度轮回后，也不会有多一秒的同情。

在这场危机中，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福柯所倡导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理论得到了验证。福柯发现，18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不再像古老的权力那样致力于“使人死”（通过展示死亡、公开处决的方式获取力量）；而是致力于“使人活”（主张为生命负责、扶植生命）。这两种权力是现代政治得以存在的内在动力。在福柯看来，生命权力并非单一的权力形式，而是诉诸两极：一是针对个体的规训权力，如对肉体的矫正、训练与提高（学校、兵营与工厂都是规训权力的典型）；

二是针对人口的调节权力，它试图控制的是整体人口中的一系列概率事件（如对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发病率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宏观调节），这一权力的形式正是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

在这场危机中，医疗救治权被空前地注入到政府权力中，人们在对生命健康与安全有了真切的感知之余，也感受到复杂且不断变化中的公共权力对自己的影响。人们的行动一再受到限制，人们的生活一再受到影响。

但这场危机还是改变了不少我们的既有认知。比如，政府不再是那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全知者”，而是需要 we 不断予以配合，需要容忍它犯错、改正，并不断调整以适应各种全新挑战的危机应对者与人民意愿的執行者。政府可以拥有强有力的社会管理和支配权，但这种权力仍然是以增进和保障人民的福祉为宗，当旧的政策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挑战，政府应当立刻与人民对话并做出改变。

第八天

这大概又是新的一周吧。

在这样一个忙碌的早上，人们应该还无暇顾及是否真有所谓的“蓝色忧郁”，而是早早出发、抵达各自的工作场所。

忙碌的日子还是一如往昔。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习惯了保持社交距离、接受了居家办公、熟悉了各种算不上繁琐但又不可轻易遗漏的申报；孩子们习惯了坐在电脑屏幕前，虚拟如

同真实般的（或是真实却如同虚拟般的）与老师、同学畅谈；我们要不停戴上和摘下口罩，不断要让自己呼出的气息能够触碰到那绵软的迎面之“壁”；我们与好友相见，既要保持亲热，又保持距离，或者为了彼此的健康可以选择暂时不见；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身边有人再也见不到了，也有不少人身体还依然硬朗……

第九天

我们的未来会怎样，众多科幻电影中情节或许可以成为某种示范。像威尔·史密斯主演的《机器公敌》中所描绘的那样，在2035年，地球上每五人就拥有一台智能机器人，机器人快递员、机器人女佣无处不在；也可能是像反乌托邦电影《时间规划局》所展示的那样，人类可以凭科技的力量永葆青春，但社会财富却被按时间重新分配，富人长命千岁，穷人会因时间余额不足而暴毙街头……

疫情之下，科技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远程办公与交流、在线订购和非现金支付正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它们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们从日常的奔波与往复之中解脱出来，但也将人们抛入到另一张更大的“网”中。

此刻，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处于哪个社会阶层，具有何种知识和记忆，各种与我们日常息息相关的数码平台已经将我们个人身份从过去的“肉身人”（corporeal person）逐渐转变为“数字人”（digital person）。当人们从日

渐从实体化的生活方式中抽离出来，进入到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里，一片新的“海洋”正展现在人们面前。

由实体变为数码，由现实变为虚拟，当我们高尚的目标、肤浅的享乐、我们困惑的境遇和期盼的生活也一同置身在这片数字汪洋里，我们自己是否还是一叶自由的扁舟，抑或是被另一个巨大的欲望之网牢牢控制的待捕之鱼？

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也逐渐开始习惯生活在各种虚拟的世界里。虚拟世界里发生的各种事件在对现实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面对可能会遭人滥用的科技、各种会被有意或无意盗取的大数据以及越来越超乎既定规范和想象的人工智能，人类面对这股正在崛起中的新势力，是否已经做好了从容应对的准备？

第十天

灰蒙蒙的天终于放晴，我看见了对面楼上自己的影子。

暖暖的看着这片金色世界，连恼人的车辆轰鸣也像是在完成某项特殊使命。

遐想阻断期间，载货的罗厘车成为新加坡空旷快速路上的主角。这些昔日因噪声和身躯笨重而令人有些生厌的家伙不断往返长堤，进出码头、机场，为我们带来每日所需，将我们与世界连为一体。

从那时起，每当看到这些行驶中的大家伙，我就像是看到了一片行走的绿地一样看到了生机。我知道，只要有这样行走

风景的存在，我们这个社会的生命线还将得以延续。

我们身边的生命线自然也少不了巴刹和小贩中心，它们就像是黑白电影中走出来的甘榜父子，淳朴腼腆、始终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他们在阻断期间维系着国人的日常所需，也成为维系我们生活信心的基石。

在未来，我们的就业与生活会与各种科技和创新更加密不可分。然而，生活里也缺少不了那些看似简单却始终默默承载我们传统与日常的老朋友。他们或许会因缺乏某种现代气息而被人忽略，但他们那种简单却始终积极向上的气质恰恰可以将生活的本质融入到我们赖以依存的环境里，成为我们社会基因的一部分。

第十一天

在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下，与寂寞和读书相伴，可以和自我构成一个难得的“铁三角”：寂寞的时候，我会怀疑自己的存在；读书的时候，又能打消这种疑虑。每一天，便是在这看似自我怀疑却又不断坚持的矛盾里往复重生着。

历史学家约翰·理查德·格林开创了一种全新叙事，他在《英国人民简史》中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

“人的一生就好像您冬天在宫中用餐时，突然飞进宫殿来的一只麻雀，这时宫中炉火熊熊，外面却是雨雪霏霏。那只麻雀穿过一道门飞进来，在明亮温暖的炉火边稍停片刻，然后又向另一道门飞去，消

失在它所来的严冬的黑暗里。”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也正是如此？我们从严冬里走来，又消失在另一片更加广袤的未知里。

第十二天

不知不觉一段旅程已经快要抵达终点。

那仿佛只有一瞬间，又好像始终延宕在两道光明之间的狭长隧道里。

无论我们怎样去描绘它，或是赋予其何种深刻意义，它都只会停留在人们各自不同的记忆里，成为一道或轻浅、或沉重的烙印。

第十三天

已经陆陆续续地写下了这些，如果不是特殊的机缘，一个真实的自我何曾会与这些特殊的感知相遇；如果不是一段特殊岁月，人们又会何尝会在念及当下之余，让往事与未来一同聚在心头。

木心先生曾劝诫人们认真感受“从前慢”的日子，可我们总是习惯于匆忙向前；“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只是连这等诗意也早已荡然无存了。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立即行动的告诫、不甘人后的惶恐以及对劳而无功的焦虑。

如果现实是一只盛满愿望的杯子，一直满载前行的我们，又何曾会顾及到杯子以外的乾坤与生态？

第十四天

整理好行李。

向着独自生活的时空做最后的致意。

在这本应一片灰暗的领地，此刻似乎留有几分特殊的光明。

人类既熟悉又陌生的真实感知也许同这光明一样，可能会一再遗失，也可能会再度相逢。

愿我们与一切修好，愿我们再见、但并不再见！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

获奖及入围名单

岁月是自己走出来的路，起起落落，磕磕绊绊
如果现实是一只盛满愿望的杯子，一直满载前行的我们，又何曾会顾及到杯子以外的乾坤与生态？
一朝花开天下知

他站起来，望着无垠的天空，
慢腾腾地说：“你看，那远
远的地方，就是阿公来的地
方，这里是看不到的……”
他的眼睛蒙上一层忧伤的云翳

不忘初心，淡泊宁静

第一次总是难忘。上色，在一张白纸上，缓缓缓缓，颜料开始晕染。

第一次的失恋：夜依然，长空无异，但是星星永远不再亮丽。

第一次深深感伤，只有文字是自己的天堂。

第一次散文《星语》登上文艺城堡，第一次交织神伤和文字淋漓报纸上。

她开花的时候最美。大如喇叭花，型如风铃，紫、白、红、粉、黄，五色缤纷

我的心是你的叶
你舒展以迎接朝阳
我卷着因等待属于我的光

时间自有其固有的叙述方式——平和、简洁、淡不俗
如去时，不受任何人驱使；再度轮回后，也不会有多一秒的同情

南音的旋律化成片片相思，我仿佛看见阿公就站在女子的身侧，微笑地看着我，他的嘴微微启开。一连串苍苍的但充满喜悦的南音，正从那女子的口流出，飞旋在杯觞交错的大厅，在每一张兴奋红亮的脸，在三声“饮胜”的呐喊，在满满的祝福中

微微一笑，走进电梯，沾满花香的泪珠溢出眼眶

家住汤申台

作者·庄永康
你舒展以迎接朝阳

南音袅袅

作者·怀鹰
如果现实是一只盛满愿望的杯子，一直满载前行的我们，又何曾会顾及到杯子以外的乾坤与生态？

爱上七里香

作者·齐亚蓉
阿公，回家了。我们一道走进南音的家中，记得常回来

遇见岁月

作者·蔡家樑
我不会写歌，但岁月如歌，岁月有你的色彩，让我回眸，有拔刀插刀的勇气，我与岁月

狮城的四大美人树

作者·石家祥
我与食物彼此打对方，它们天里仅有的

何曾念此

作者·孙志伟
12.04.2025

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

时间自有其固有的叙述方式——平和、简洁、始终如一；离去时，不受任何人驱使；再度轮回后，也不会有多一秒的同情

于星执手相依，不离不弃

久别重逢，不愿放手

阿公，回家了。我们一道走进南音的家中，记得常回来

你回家了吗？

公，他们都听到了南音，

你回家了吗？

人们的影像彼此叠

加，勾勒出一段特殊

历史，和一幕幕令人

唏嘘的现实

人们影像彼此叠

加，勾勒出一段特殊

历史，和一幕幕令人

唏嘘的现实

人们影像彼此叠

加，勾勒出一段特殊

历史，和一幕幕令人

唏嘘的现实

人们影像彼此叠

加，勾勒出一段特殊

历史，和一幕幕令人

唏嘘的现实

人们影像彼此叠

一朝花开天下知

淡不俗

人们的影像彼此叠加，勾勒出一段特殊历史，和一幕幕令人唏嘘的现实

古有四大美人：沉鱼的西施，落雁的昭君，闭月的貂蝉，羞花的贵妃。狮城有四大美人树：青龙头木俊俏挺拔，型美“芯”更美；雨树浓发华盖，叶美枝干美；风铃木绚丽如樱，花美风情美；“淡不俗”香溢四方，美在气息